





皇明百家文範序



世謂風氣代分人文遞降宋不
唐唐不漢漢不春秋三代辟諸
奔曜漸入蒙汜不可輓而之扶
桑也論時代爾後人遂推轂上
世文辭壹意章句幾片言以當

于古而不屑唐宋人語矧今體
耶勞生曰否否夫天地予精亡
殊古今苞之立德洩之立言聖
其德則言為經賢其德則言為
史不賢聖其德則言為款為漂
存乎其人安論時代尼父之聖
子輿之賢生於周末戰國擔寄
斯文經緯萬世質其言于義易
墳典似符傳焉固尹摯仲虺說
鬲之所不及荀卿李斯相如楊
雄諸徒羸秦西京人也艷溢鎔
毫奮飛辭家之前然千載而下

底厲名號者少之豈非以其空
文哉藻繪雖流所由殆與賢聖
人異矣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有味哉言之也
震所王大夫績學好文詮次近
世詞賦諸體命曰百家文範刻
而藏之白鹿古洞委序于勞生
序曰

昭代人文凌跨元古自弘正間
以迄于今裒蒐古之文學矣鴻
儒碩卿金相玉式秉德而言吐
納天地之精會賢聖之業而達

皇明百代文苑
三
當世之務于以化成九圍羽翼
六籍按其篇呻其義旨竝能氣
往轢古辭來切今揚標紈苑配
光景宿斯亦善之善乎豈暇信
其出乎三代之後也或曰文傳
矣曷為範勞生曰嘻前言具矣
無已申之古人德而古言焉經
也史也實勝善也孔孟之徒乎
不古人德而古言焉款也漂也
文勝耻也司馬子雲之流乎鑿
之斯範之先立乎其大笑獸文
云乎哉獸文云乎哉

萬曆三年太歲乙亥初秋之望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山東右布
政使前奉

勅提督四川學政潯陽勞堪撰

皇明百家文範目錄

卷之一

書類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與殷黃門

鄭善夫

又答安宣慰書

王守仁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與甯兵備書

何景明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袞

寄舒子

王廷陳

與王德仁侍御書

許應元

荅獻吉書

徐禎卿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詒古鏡書

李夢陽

論類

述秦論

康海

魯莊公論

崔銑

申生論

崔銑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崔銑

岳飛論

崔銑

異端論

羅洪先

主和論

羅洪先

友論

康海

治河論

邵寶

懲胡論上

袁袞

懲胡論下

袁 袁

嚴治

何景明

上作

何景明

法行

何景明

任將

何景明

勢成

何景明

功實

何景明

用直

何景明

敵中

何景明

固權

何景明

處與

何景明

策術

何景明

心迹

何景明

卷之二

議類

詰盜議

袁 袁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說類

獲麟說

唐順之

觀陶說

邵寶

媒說

石珪

說鉉贈林子茂貞

崔銑

說琴

何景明

樊少南字說

何景明

序類

贈大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崔銑

送大宗伯喬何巖序

王守仁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召序

羅玘

贈司馬荆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唐龍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李夢陽

送少休劉先生歸東山詩序

湛若水

送司寇林見素先生致仕序

湛若水

霍山辭并序

何景明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王廷相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朱應登

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

王廷相

皇明百家文卷目錄
贈蔡可泉序

羅洪先

都御史黃公平盜叙紀

許宗魯

贈大中丞馮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王維楨

贈左丞陳公之晉陽序

崔銑

送喬太常序

李夢陽

送楊太僕序

石瑤

送豐原學士先生序

王九思

送殿撰倫伯疇先生使安南詩序

湛若水

送何職方序

李夢陽

送給舍劉先生序

朱應登

贈進士殷近夫養病還鄉詩序

湛若水

卷之三

序類

贈楊方城公上山東布政左使序

高叔嗣

送朱升之任序

康海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唐龍

送任宗海序

林俊

僉事碩筈溪平寇序

鄭善夫

贈斬兩城序

羅洪先

贈黃滄溪序

羅洪先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王維楨

送南元善入覲序

王守仁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高叔嗣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牙應登

贈彭石屋序

唐順之

送陳涿州序

殷雲霄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贈楊明甫序

崔銑

送陸訓導序

唐順之

別三子序

王守仁

贈主生序

李夢陽

恩壽雙慶詩後序

王守仁

贈湯雲谷

王守仁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王九思

送清浪鐵叅將序

喬世寧

叙梅幼和

顏子木

叙仲忠父

顏子木

穆天子傳序

康海

老子集解序

薛蕙

左粹類纂序

黃省曾

漢紀序

何景明

卷之四

序類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

山東鄉試錄序

王守仁

武舉錄後序

王維慎

靖江志序

殷雲霄

續刻南嶽志序

羅洪先

叙草木子

鄭善夫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空同先生文集序

黃省曾

升菴詩序

薛蕙

洞庭漁人集叙

喬世寧

漢陂續集序

喬世寧

唐漁石集序

黃省魯

萍會圖序

李夢陽

遠遊詩序

邵寶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春雨亭夜飲離歌序

王九思

北司獄中聯句序

韓邦奇

平蠻詩稿序

何喬新

詔使檄雨有感詩序

羅玘

述歸賦序

何景明

東魯歸氏世譜序

徐禎卿

卷之五

記類

禹穴記

鄭善夫

文武成康廟記

唐龍

董子祠記

唐龍

三公祠記

林俊

陶桓公祠記

羅倫

顏魯公祠記

喬世寧

張中丞廟記

邵寶

裴晉公祠記

邵寶

邠州文正公祠記

唐龍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李東陽

蜀山蘇公祠堂記

李東陽

懷坡亭記

喬世寧

重修文山祠記

王守仁

忠義祠記

黃鞏

唐石墓田記

鄭善夫

象廟記

王守仁

無極名宦祠記

陸欽

陝西固原州新建總制秦公祠堂記

王九思

崇正祠記

陸欽

昭賢祠記

崔銑

栢臺遺愛記

朱應登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守仁

重修六合縣學記

王守仁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何景明

潼關衛脩學記

王維禎

河中書院記

韓邦奇

學古書院重修記

喬世寧

濬河記

王守仁

壽州正陽鎮新脩河渠記

王九思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唐順之

信陽修城記

何景明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王守仁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張治

固原兵備題名記

唐龍

卷之六

記類

玩易窩記

王守仁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遠俗署記

王守仁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沱西別業記

何景明

親民堂記

袁元峯

優游堂記

李夢陽

世豸堂記

王九思

終慕堂記

殷雲霄

阜民樓記

崔銑

復黃樓記

殷雲霄

觀亭記

章懋

石龍書院記

鄭善夫

江舫記

殷雲霄

許西記

王廷相

西園清隱記

羅倫

巡海副使雙華柯公海上平夷寇記

王慎中

撫寇碑記

王慎中

刻招魂章碑石記

王慎中

靖江縣記李公禦寇事

殷雲霄

紀周太僕遇寇事

鄭善夫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玄溟子記

徐禎卿

謝氏世睦記

徐禎卿

新守閔雨記

崔銑

郡守馮侯閔雨記

羅玘

遊北山記

鄭善夫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卷之七

封事類

上 孝宗皇帝書

李夢陽

跋類

書王氏傳家錄後

唐順之

明妃寫召圖跋尾

康海

文類

祭涖頭山神文

王守仁

祭徐曰仁文

王守仁

又祭曰仁文

王守仁

余員外祭文

李夢陽

瘞旅文

王守仁

碑類

禹廟碑

李夢陽

釣臺亭碑

李夢陽

嘯臺重修碑

李夢陽

雙忠祠碑

李夢陽

宗儒祠碑

李夢陽

誌銘類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卷之八

傳類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表忠傳

唐龍

吉慶傳

唐龍

雜著類

讀春秋

唐順之

周語亡

康海

師問

何景明

龍場生問答

王守仁

二山解

王九思

决遁叟述

王廷相

李子省耕

顏子木

遄歸

王廷陳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

王維楨

知艱

袁袞

事難

釋寶

宏志

宗臣

談藝

宗臣

謫解

王鏊

喻間

崔銑

譏應

袁袞

七述并序

何景明

七擇

袁袞

七稱

袁袞

屬訓

唐順之

神難

王廷陳

郭園

王廷陳

賦類

石磯賦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一

金集



東陽王乾章選

書類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批不襲設詞足規風致

竊聞忠君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
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
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
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

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
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
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
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
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父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
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恍然而
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
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
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
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
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
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
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
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是事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
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
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
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
節，遠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恭，行高而人信二也。

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璽。釐敝庚午。入告累矣。以猶未歛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致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德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改。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微于容。因其明而通其曲。上英武冠世。深信而默感。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儼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

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幸治貪。厲社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慙。慙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

既唐併廢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脩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待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士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

士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蹇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爲趙過深澗，壁峭若牆，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闕于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卽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

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隕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與殷黃門

鄭善夫

批 韓有諍臣論歐有范司諫書此亦可以踵古
人風致矣

善夫啓石川都諫契兄走聞之楊雄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鷦明遊集食其潔者矣李善感之諫也人稱之曰鳳鳴不知鳳之於治亂也以鳴乎以顯晦其文乎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不知食其潔者有道穀乎非歟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不知言之

孫也將朝隱以保其身歟抑并其跡而冥之山林之間歟惟聖人爲能舉權自賢人以下苟爲祿仕則固有成訓也夫苟不爲祿仕則入山惟恐其不深入林惟恐其不密耳竊惟吾石川之賢天下寔知之其官曰諫官而天下寔望之方今藁資盈庭豺狼在邑走聞黃門之爲職也爲天子之耳目別不以簿書襍而煩之使專其視聽朝夕論列以匡王不逮不聽則以身從之如知其不可則有去而已寔非如仗馬之職於不鳴也今石川之職是官也亦已再易時矣而顧

默然者將朝隱以保其身乎而黃門顧非孫言之
官也。將顯晦其文不必拘於治亂之時乎。食其潔乎。
抑欲冥其跡而勢不由已乎。大若實必宏若聲。顧將
有所待而大鳴國家之盛乎。而但爲祿仕乎。反覆思
惟不能得吾石川之所也。石川抱不世之才希奇之
珠其出其處所關甚重萬非瑣瑣者可以苟焉者也。
君子所爲或定有出於恒情之見而在走思識之外
者惟不吝相聞是爲慰。走年來重罹憂患春夏之交
妻子相繼淪沒哀感浸疾未便罷出門相從會叙無
由臨風忉忉所命錄三子詩具別楮善夫再拜七月
念又八日

又答安宣慰書

王守仁

批識破安酋之心且難以禮義說也故姑以利
害曉之彼寧不悚懼乎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
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呂
甌刀遺之呂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
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旣而呂使君平日
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

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且濫及忠良。其或坐觀
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息其議。所。且待使
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
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
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
歸卧。諸軍。且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且
宣國威。惟增標掠。且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
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之難當。使宋氏自
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
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
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
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
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
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
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
氏者。環四面而居。且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
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
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岫何所用其險
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
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
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
於外。且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
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
之議。彌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
之福。守仁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批清新雅雋漢魏尺牘如此

景明頃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
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
而部下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
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
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
德函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
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

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痛心之譏。而或緣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徑施。從風而明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蘇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於章句之末。而超於尺寸之外。可以參曠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器。棄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雕濩落。何也。物有所不取。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遊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旣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寧兵備書

何景明

批蘊藉既富故揮筆自與人殊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耶。僕自愧身處闕閣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篋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阻。無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畧其所濟。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汎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爲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而求懷於民。特士不求無非於衆。而欲伸於儒哲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儒哲不恒者。於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闖茸藉貴於

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自利有急，則避害而罕仕。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有事，用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合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潰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於一日之死，而歛幸望於不世之圖。卒之老於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於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

俊樹立，非庸可異其一二。然所伸於備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啗之。

復李駿封伯華書

表表

批楊惲之放嵇康之傲此書兼有之豪佚冠於當代矣

放嵇康之傲此書兼有之豪佚冠於

鵬鷄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耻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淵之積耻。後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

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問
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
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
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古文。啜
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
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
則欲據霸王之畧。高談闊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踈
迂。加之簡嬾。深衣褒衽。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
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欲締交絕。弗與通。
遠希長孺之茂。衛青之近。鑒張彘之遠。國忠觸怒。蓄憾
切齒。仄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
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數。
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卧園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
命危草露。顛天無門。而 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
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
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操
錢鎛。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
力。桔槔當戶。箬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

流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
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
論蓬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
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丸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
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
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
流取容當世局趣效轅下駒規規如禪中虱哉

寄舒子

王延陳

批體裁標格直逼漢魏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介烈
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後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
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忌
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
耳曩時交遊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
舌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
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爲伍身非
不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
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推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

之悲。阮藉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行華
完壁。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猶然苟全要領。生還鄉
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人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
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
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
因之長往者也。自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脫
拘孿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
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
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甕。
幾翔於鐵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
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頊纓。志在豐草。
羈禽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腹飼
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
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
僕誠欲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
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
能免乎。方將脩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美餘。以

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教青。

與王德仁侍御書

許應元

批不越恒格語自雋雅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諭遭讒被謗。因緣所自。雖遭顛躓。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用心。可謂厚矣。幸甚。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又稟賦愚闇。率情任真。不能吡訾伊啞。與兒女子爭巧慧。外爲自憙。而竊慝賊以相誑。給此誠。世人之常度。而僕之所

不足也。兄之有取于僕。豈不以斯哉。僕承先人緒餘。束髮受書。竊窺古人之跡。今三十年矣。血氣就衰。志意頽墮。混混與庸衆人處。固未嘗有卓特詭異之稱也。兄過取之。以爲可與耳。而僕內之。則德義虛薄。無中孚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毀叢集。脩之實難。隳之甚易。尚何言哉。然計未但已。夫志義不立。故名譽不聞。志義立而名不聞。乃可過之。朋友是以謗議歸于下流。僭鄙起于增積。蹤跡之間。僕實忽之。又豈可尤人耶。夫正

色出辭則悖慢斯遠勤而葺之耕而穫之沃本而求
實增膏而希光自顯庸也即不能懷仁輔義建瓌偉
非常之業以流惠當世畱休方來猶將托志儒雅附
于介士扣角商歌若出金石思原憲季次之所履求
仲舒楊雄之所以澹泊無營盡精墳典苟不厭死而
已矣兄視僕平生豈嘗遊聲譽好勢利求竒贏與世
人同所甘樂者哉又豈能睚眦齟齬曲王公之門
幾無端功名者耶僕之鄙素兄旣察之矣僕本貧家
上有老母素無畊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晚獲
微祿以挂世網昔聶政狗屠也猶幸日有其隲以奉
朝夕黃叔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昨耳咸能砥節
脩行竭力養母見重於當世取異於名友而僕力耕
不可積著無訾兄弟二人皆爲士人而使堂上恒憂
朝夕僕寧可復爲人耶所不能嚙去者徒有此爾而
事又有不得盡然者僕旣不可無祿先人之服旣闕
赴部謁除不幸而擢冗曹承乏祗役非可辭免黽勉
從事遂在于此薄命所遭安所歸咎兄以爲僕之心
事如何哉上之不能發奮蹕厲越庸俗之末議蹈令

哲之高軌以兔樹聲實下之不能依阿傳會取當世
之所謂休顯以炫耀里中之兒小人之所訕笑君子
之所不與僕復何心尚忝祿仕兄雖履困不如僕之
前後跋躓也此事旣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物志舍
第漸知事庶幾干祿以養母耳布衣蔬食聊以卒歲
種樹灌園以求日苟有餘暇亦將方羊翰墨之林
游心道術窺抉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此亦
僕夙昔之求懷也不敢遂以絕於世苟其無知則終
焉而已爾鬱鬱蓋又寡與尠歡聊復一發以當對談
幸勿訝其不遜來教謂俗眼視人無足較計惟自知
省此道願與兄共之不敢不勉僕行年三十有五竊
不量力未衰嚮往極吾生之所之死則已耳若乃時
世之所低昂讒夫之所開構此亦螽蟴之過耳要之
公論久乃定耳邸報久不得見北方試錄所見者上
東順天耳僕此月望間皆在信州若兄可到安仁僕
當輕舟趨謁得盡披露如何如何倘以爲可幸差人
一示十三日無使者到則遂東耳諸不一一

荅獻吉書

徐禎卿

批尺牘片詞絕類建安家數

棋卿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
旨發恣恣之懷轉誅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
之莫不欬歔相對辛楚惟昔與子蟬聯裾玉周旋朝
寺良時出遊則並厯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
歡會其可常凋瘁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
豫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
大梁而嘆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
所荅濟上禮目輒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
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
曠然開慰蓋逝虛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
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遠我復何
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禍聞子西
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旣退處原野抱杖
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
以群籍撫景則悠然賦詩俯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
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
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

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詛。夫具茨之野。黃帝之所
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棲。壯
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
徒興失路之嘆。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
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遭。則少原之簪未遺矣。書不
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頓頌。再拜。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批曲盡說詩之妙。近世評語皆不及此。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
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穠
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
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
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
嗟乎。詩之旨義。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
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歸章命意。
求合往古之度。用驚大雅之塗。時省一斑。匪云冥契。
敢因執事。陳之析。爲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
實。粘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昧。難以實

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諭
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
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
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婚不親迎也曰俟我
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瑯華乎而則婚不
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脩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
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
工巧斲偶規矩以收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
爲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顯色
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真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
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楊城之什漫敷
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趣帖情出附轉此則詩人之變
體騷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
驚目駭遂區畛不能辯矣嗟乎言微實則寡餘味也
情直致則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
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斥以瀟
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克者有三會謂之

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閼滯。格者，詩之志句，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構情古始，侵仄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此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辭妙意斂，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爾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寒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胤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

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化者。又焉純熟。自尔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觀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刑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冲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闥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批蓄之富則出之時捨筏登岸之說當矣空同未免激於氣也故回書不錄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折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逖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鍊、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韻、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在、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

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搔鞞鐸耳空同矧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剝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

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大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不可易之濼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濼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濼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

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
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瀟同則語不必同矣僕
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
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
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
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
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使自杌隉
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劌即阮陸
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
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
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
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
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
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神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
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
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
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翼反復

鄙說幸甚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批雖戲寔規使斯而有知亦當心服於九原矣
二世使中軍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爲二世答書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
竊惟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
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
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

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
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
謀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
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夫行喪未發輒背
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
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出手出丞相為朕則
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乃曰堯
禹以身殉天下是奚足灑灑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
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邪夫讒賊者不

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勤為已有。抑未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群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詒古鏡書

李夢陽

批

組織精華非目空萬卷曾無一塵者未易闢其堂與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贖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陶冶
氏範金規體，利世鑿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
澤，歷歲綿邈，精氣上泄，往往爲盜掘，發暴于人間。物
哲冶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永
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普志曠神，進匹昂敦，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
存，莫不歛頰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
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用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罔兩山澤之性，詔姦也。圖以干支諸屬，示用也。
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
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
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義營之域，獵姚姒之
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疑
激沕冒，待時而發，豈不爲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遠不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奧，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禹于閩湖之上。掇其漆
汁。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王。驀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
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規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廷蒼梧之墟。
百物之好。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
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折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論類

述秦論

康海

批宛乎戰國之文

齊有仕於秦者。見秦之令下。以為猶齊也。訕訕焉弗
陳焉。洋洋焉忘焉。或曰。夫令君王所以屬吏。予黔首
吏受令。不可滯。今足下滯令。何也。曰。吾所以棄邦國
至秦。以秦強大。可因自安也。今君王之令。日乃數十
下。吏蔑能迂紆。盱晏也。願告以君王歸之。或以告秦
王。曰。四方之客。咸以君王令繁。不能承也。且欲返去。

故邑以避君王之誅。昔先君以士之益秦國也。故非天下之賢人。同秦國之富。與王伯之業。今客皆庸鈍無事實。又以非君王之澆。且後何以令國中。不若因逐之。秦王曰唯唯。其茂曰不可。夫秦伯王之所聚天下之表也。士咸以君王賢聖。可以寬人之憂。皆歸之。若水下趨壑。故海內之國。獨秦鉅然盛矣。今君王非有重大事。狗馬音聲。乃恒主所敗覆者。日日下以繁吏。吏故有以矚見君王之幽也。今不反飭於內而逐客於外。是以約天下。豈秦也。宜重謝吏。以酬君王之服。秦王曰唯唯。剛曰秦王乃出狗馬音聲之事。一心以治秦國。秦國大治。君子曰夫君王之心。不可無正人論道也。秦有其茂。反以揚矣。然微齊客言。茂將無以藉矣。進言於君者。寧可以無所藉哉。

魯莊公論

崔 銑

批有斷制有權衡為魯莊計者無出此矣

崔子曰春獵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辭。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

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耻之，故敵笥諸刺與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籍勇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廢。是故狩樵園，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其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于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者，昵戚不槩于中。如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居文姜而餽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枉干，衣裘食糲，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畜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如挾纊，秦給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况乎父子君臣之相為寔，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碯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申生論

崔銑

批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論意祖之

崔子曰：孟子有言，有求全之毀，豈不信哉。予讀左氏

皇明百家文卷之一
至申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閔其不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臼庸愚如衛靈故南子得以奔蒯瞶彼晉獻公者寔奸人之雄也。給虞伐虢一舉而就如制雞犬齊桓公信義布政于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蓋耽於邪嬖廢適立孽之謀內決久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代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也。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公子能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其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易什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崔 銑

批長孺一言真中武帝膏肓者帝雖有觸領之怒猶以仕饒臣許之真大度哉

考漢史所紀汲長孺言行蓋一守約之儒司馬遷學

宗老氏於當時人物凡簡要而畧於采皆曰學黃老也。綜其實不然。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是學。考於典冊者必求切於用。問於師友者皆因疑於行。漢初人物尚然。至武帝之後。廼出博洽綴緝辭賦之士。則有外用而言學。離行而徒問者。魏晉以降。益晦且尼矣。漢武帝雄才大畧。智臣藻士。或以優蓄。或以願使。一犯禁戒。刑辟無少假借。獨以嚴憚黯。不冠不敢見。歎其爲社稷臣。淮南王召集天下奇士。纂述千載佚聞。兒媿漢廷公卿。獨憚長孺。藏邪謀而不敢發。斯亦近於已正物正者。與長孺治郡。擇任丞使。急先務也。責湯苛刑。責弘飭詐。崇仁信也。不以渾邪之故。斬令。不以與胡賈罪。國人厚內治也。不歌天馬。知樂本也。是故舉得其要。言中其情。嘗求其學矣。黯告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稱之曰。任氣節。內行修潔。又曰。長孺之正直。夫仁義者純粹精也。譬之金。有鉛鐵雜之。非真金。譬之珠。以魚目混之。非寶珠。甚哉欲之害仁義也。潛伏於中。索之而無跡。發於所感。遏之而無據。莫知其來。莫知其向。轉盼移聽之際。而吾

之真心爲其所消鑠甚則沉溺於內而不自知如劉伶畢卓之於酒人以為至濁而彼方自樂其清也夫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為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潔盡此三者欲其遠矣累簡積篇復文靡說豈如長孺之一句深切著明乎自漢而下為君者功不及桓文而肆過之為臣者才不及管狐而詐過之徒飾以王三之議論使黯見之其發憤怒罵又當何如也故曰長孺得儒之約為古學者必當取法

岳飛論

崔銑

批根極本源之論

議者曰忠武之屯朱僊也中原咸思附之盍違詔而復舊京棄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子曰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無咎臣之事君無二適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反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墮成者請可也專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之順哉高宗辱主也親見父兄毋妻之辱其於竄伏而不敢奮蓋畏金人橫悍難以綿地之力與角也故檜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

而北也。或罪其違詔而叛名之。將何以伐狄乎。語曰：同力度德。自王安石用事以來，宋失民久矣。彼兀木者，非折箠可下也。且勝負之幾，大智難料。郭李嘗敗於思明矣，況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苦虐者，投仁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豈得而遂哉。檜，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各於謀國而捷於感國。拙於用才，而巧於壞才。人將有爲也，掣之曳之，必窮以促使自失，其據而蕪喪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比檜之其心，快忿者一端而已。夫至此復安歸乎。夫帝王抹亂之道二：曰德，曰相。將其末焉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携以德。迷方無悔者，始討之而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耳。齊作內政而後攘楚，越生養教訓而後報吳，蓋本搖者枝披其心，防隙者水毀其成。夷狄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守。然彼君相如此，徒責功於一將，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不庇其宗。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費辭焉。

異端論

羅洪先

批韓歐開佛皆不若此論發前人所未發者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
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
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處中
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鬪喜殺
淫洩貪盜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
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
之於是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
之戒律以攝其欲爲之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
爲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爲之髡緇遊
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咒讚咀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
安而陰以爲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
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濃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
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之必不可易猶南北
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鞞巾而裘
輒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若
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詭說

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無為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內。父祖子孫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後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老莊之學。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世。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

皇之治。不知變者為之也。雖然。學吾儒者。亦有異端否乎。其或近於楊墨釋老。抑亦楊墨釋老。固有耻而不為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楊墨釋老之獨非。雖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儒者之學。固治中國之繩墨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言繩墨誠審。又其所已試也。嗚呼。彼於夷尹。猶有辨矣。况又出於異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見斥於孟氏者。幾希。斥於孟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嗚呼。此學術是非。所以必

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主和論

羅洪先

批南宋始終和議此論說破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擄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復天下公憤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憤。故羅織飛者為甚。究而擄之死。有餘辜矣。故銜擄者。至干今猶不釋。雖然。慮囚不盡其情。囚即死。辭必不服。擄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乎。方擄之。逃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捷懶也。非捷懶也。金國之謀也。虜人父母。劫人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以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質。二質存。金人可以得志於宋。高枕無憂矣。昔者孟子答桃應。以為舜之負瞽瞍而逃也。親為重。天下為輕。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歸。沒則請其襯。頃之則禍。違逆之則禍速。趙苞徐庶之事。亦足以鑒。高宗其能恻然乎。此一質也。淵聖死也。建炎第也。淵聖讓。則金必不伐。建炎讓。則手足之禍。且夕且至。保富貴者。孰無是心。高宗其能脫然乎。此一質也。有父母之愛。牽

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自非出世之資。兼人之勇。固不足以辨此。宋不足以辨此。其命固已懸於金之掌握。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諱欽不諱。徽徽之聞計。在三年。而欽則莫知。久近其意。以爲徽即死。欽足爲質。欽不諱。宋之畏我者去矣。檜之既歸也。一日而入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砭石投其會。湯熨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蓄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謬於達變。未有能

通其鬱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慳惓。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項藉嘗獲太公呂后矣。分羹之語。至爲不仁。然藉之不敢果於烹者。未必非斯言之力也。正言若反。高宗其知之乎。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善乎肅愍之言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禍。嗚呼。惟無肅愍之智。故不免以身劫於人。惟無漢高之雄。故愛親之心。適以益其畏。愛心適以益其畏。於是其爲金人愚而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檜之奸。而

以隱忍責其君。是止渴而奪之漿。投薰以清中熱也。其不入奚疑。

友論

康海

批損者三友益者三友悉於此論矣

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以資乎我者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友而不擇則終日與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

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益愈於無友者也。道不知加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蓋如是乎。我徒以順而莫我逆者曰此吾之善友也。我將無惑焉。凡所以陷吾使吾日就於牛馬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逆也。其曰惟反反焉以道而責我。我惟曰景景焉亡獲於心曰彼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彼烏能有我。是則所以使我日就於聖賢君子之域而莫之知也。何邪。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

害於我而為之區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貴有
審而已矣。審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絕而
勿從。允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允徒然與
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者皆吾
從而已矣。吾弗志於道則允弗志於道者皆吾從而
已矣。由是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適於我者
可知也。由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改
則所以為我者可知也。故之語附耳之論皆淫
褻狎媚可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
十人若之有五人焉。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
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嘯。非鄭衛
之音有弗為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乎。
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我有弗屑也。使五人咸亡
焉。日與后五人者居之。未能悟者矣。故吾為甚懼焉。
榆次金可鄉因與余論友。余以是言之。且將以自求
也。

治河論

邵寶

批說河利害。明明痛快。有治河之責者。可以思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瀆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瀆，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

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効，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

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杗無窒碍。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瞻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譏譏然曰。棊爲上策。棊爲下策。棊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柰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

乃所以深治之也。其於河亦云。

懲胡論上

袁 袁

批懲胡二論一準過秦真漢世之文

宋室不綱，御戎無策，承五代昏亂之餘，中國積衰之
後，燕雲督亢，棄以資敵，靈夏河石，昔山和取，遼人歲
擾於北，隋夏氏日廢於西，師喪師者不誅，削地者無
罰，因循和議，專事姑息，金縷百萬，歲輸遼左，逮乎中
葉，武備益弛，王安石呂惠卿之徒，創行新法，流毒海
內，青苗手實，差役免役之制，紛紛改易，民不聊生，下
有土崩之勢，而上不悟民有倒懸之急，而主弗知施
及微，欽以昏闇之資，而縱淫荒之慾，神僊幻惑之技，
土木花石之娛，唯言莫違，崇信奸回，斥逐良士，諍臣
卷舌而不諫，忠賢喪氣而不談，內有童惇蔡卞林靈
素之徒，以順其意外，有童貫王黼之流，以養其禍，橫
挑邊釁，失好強胡，繇是女真氏崛起，海陵憑陵，近甸
驅哮鬪之群，總狼虎之衆，電掃燕趙，雷震魏冀，舉河
北如拾遺，下山東猶振槁，兩京失守，空若無人，邊城
之將，望風而獻款，跨邑之師，駢首而就戮，徽欽北轅

華夏左衽裂冠冕爲椎髻。交聲音爲侏離。貫胷矚齒。深目高鼻之胡。橫行乎九服。三綱瀆亂。神人傲擾。淫穢之俗。羶臊之風。腥聞于天。雖太古鴻蒙之運。五胡鼎沸之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雖使秦皇漢武爲之君。衛青蒙恬爲之將。猶且難之。而區區高宗。昏逾於桓靈。懦甚於懷愍。舍建康而弗居。卽臨安以爲宅。航海以避敵。屈膝以請和。任權奸爲心膂。疾忠賢如仇讐。紀律崩壞。政刑焚錯。由是武夫解體。億兆離心。遂使帝王神明之統。棄爲大羊大盜之藪。而

宋因以亡矣。夫李綱趙鼎張浚之相。非不賢也。張韓劉岳之將。非不健也。京洛秦雍荆襄之地。非不險也。完顏女真之主。非必有劉淵石勒之雄也。兀朮斜也粘沒喝幹離不之首。非必有英衛韓彭之畧也。然而兩河失守。宗社丘墟者。武備弛而國是乖。和戰之議舛。而南北之勢殊也。何則。材官勁卒。代北之所產也。強弓利鏃。韓魏之所習也。良驥名馬。燕趙之所有也。金城天府。崤函之所據也。彼胡皆有之。而欲以蕞爾江左之地。與之抗衡。合一隅之士馬。以當九州之

驍驍引。畱絕之。脆弱以支。方張之凶醜。壁之驅童。豎以敵。賁獲走韓盧。以搏猛虎。其不格明矣。何使宋之君臣。脩其正教。公其誅賞。進忠良而遠壬佞。選材勇而汰悞弱。厲夫差報讐之志。效勾踐忍辱之奇。采戰攻之上策。結和好之鄙算。定金陵為都會。跨江淮為障蔽。控秦雍為門戶。通襄鄧為咽喉。固其疆場。豐其穀粟。兢業以持之。儉勤以訓之。文告以申之。敵愾以耻之。相時而動。乘間而發。固可以管元木之昔。繫女真之頸。混壹書軌。而光復舊物也。又何至國亡身辱。為天下笑哉。

懲胡論下

表表

批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遣陽九之否運。遭宋祚將頽。金錄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克。盜據神鼎。羶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

扇乎宮帷篡弒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
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
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
弒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
相去幾何我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
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
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內引江東之粟
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
之英虛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闡

以崇李湯之任群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
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克授馘雖黃
帝之逐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効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毛掃
堅墉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
荒千古之克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烈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我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
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
困獸竄於故穴也我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

自明百家文卷之二
謙謨念留侯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
偏安。非久長之至計也。睿衷天啓。秘畧神授。爰卽幽
并。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弱閭。三關虎踞。九邊繩
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以不一
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
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燕然。築京觀於瀚
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
單于。固未能躬擐介冑。蒙犯霜露。離灑宮之深密。而
騁驚乎不毛之地。如我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

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已之
穰。土木之榷。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
君。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京
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皇輿于紫闥。正帝座
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棄爲
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子。跳
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於奔命。朝廷旰食。殆
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
驅深入。蹂踐疆場。殘毀城堡。烽火通於秦渭。羽書飛

乎京轂挫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
以債帥成風。驍將失職。塩法壞而弗脩。屯田廢而徒
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戈。日不一
飽。寒冬粟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虜去則不暇
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秋。江
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
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
自夫金元肇。相虜志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
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

知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嚴治

何景明

批何子十二論直達治體曲中人情近纂入法

家言哉因全錄之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
情不制。則亂。濃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
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
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華故嚴治之民。始
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

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爲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晉。人不讓席矣。敬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爲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旌鷩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頽其紀綱。而決其坊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結連。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於一灑立而百僞生。文例日增。而

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濃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未流濫也。夫燥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斃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於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寤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必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上作

何景明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敝。承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為。

教夫好劍之門多刺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
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
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
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
公之與私氓隸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從違非者
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
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
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捐耻以附者豈其所
為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
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於教化之端明
義崇節而紕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
遂邪順私之俗可絕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
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
漢公卿揚雄最號恬於利祿然且為媚作符命焉及
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于王叔文之黨夫
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之耻詎不
道于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勸世之所
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一
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標矣。雖有關聞。必不以其行為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鷟以行賞。亡不射矣。詈魁以除病。亡不罵矣。夫嚴毋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關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絰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脩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與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微。累帛加璧。以示其由。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汚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由上之所作耶。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法行

何景明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茸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刑。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

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蔽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蔽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驚橫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十金，及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怒；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美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於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恐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

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為晉文公理
過聽殺人曰王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
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
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
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
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
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
中而不可追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
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
怒行愛憎矣復恩讐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
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鞫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
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
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蠶起矣夫炎鑪遺於頑鐵
利刃劔於軟毛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
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
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暗蝮驚
之吏搏擊之廝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
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

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

何景明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制於中者。雷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騏驥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

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

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人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馘，魏王用穰苴而蒞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容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投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

何景明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
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
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
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於勢乃所以表
神威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
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
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
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
藉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

天下謂之假義造瑞以見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
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
為漢用取于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
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
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
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絕濟世之端在
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故
藉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
則不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

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隸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嚮應者彼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履危莫過于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為之誠見其禍危之於此而徼安福於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間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李陵深入匈奴畏反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皆耻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窘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耻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顛亂三者之狀而值於吾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凱覩之罅遏擬倡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蘖不生而勢長御之我

則天下長安。語曰：涓涓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絕，纏為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

何景明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怪恢偉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楛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仆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歟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辨，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備為功，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徵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願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

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虐。漢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侈盛衰並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

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覩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用直

何景明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諛諂至。諛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

夫視聽閉則貌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
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
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
而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
先指鹿為馬。群臣無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
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詭對而出。迺
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人。故內以逐
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
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
道于虞而宮之竒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
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魏戎王以女樂。戎王
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
之欲。內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
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之竒。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
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知也。悅於欲而惑
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
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
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

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于魯。宮之竒不與璧馬同止于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

何景明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吾之弗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以利者市我也。此六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弗忌也。忌其能明用人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士之衆不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蔽之。同心則有以間之。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諭之。防之。然卒為所圖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

狩者之於獸。漁者之於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於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餌我亦猶是也。是故所畏於我者視我以弗畏也。有所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忘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士之同心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啗之。則是道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饌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項氏亡。死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子惟恐剗吾之降卒以戰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於事情而中之者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知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間。斷於有無之際。內絕根株。

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摩不得其所出。而抵投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為敵中者。藏身而已也。

固權

何景明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僞摹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幾于累歲而不能保一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

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迹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跽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於有所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禹皆大聖人也。固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噲讓國於子之子噲。無知者也。

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之也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為欺也瞽人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為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放昌邑夫擁君遷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瞽也夫權者富貴之藉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勅此皆為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效也此其章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曰賜矣祠第猶曰營矣以鐵版為不毀恃金書為不刊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為世世計豈不愚可咲也

處與

何景明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失之故德不在於與也在於處所與在知其所與之

人所與在於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
濟滙而禍災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
輕。是故與之擯罪之臣。則以為異數而溢望。與之寵
幸之臣。則以為庸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為
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
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則見希闊而怨生。與之
厚則不以為過而忽之。與之薄則鄙而少之。與之太
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玩侮。與之而
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處也。夫
惠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翔視而內疑。必不親矣。
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不德矣。望之而必
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陰蓄。忌與之則
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致也。夫
權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主
之所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
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
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勢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
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輕於所有而易

所與。則不勝其所悔矣。夫富貴得則權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僭上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寬。恐則禍滋。抑案而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逢其忿。而觸其怒。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墻內。戈戟攢於腹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絕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幸之人。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叢。挾衆附之勢。必群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仰趨而陟顛。不

知下平地之可息也。何陽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者。富貴有以貫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戶。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於內。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閭樂弒之於望夷之宮。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者。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有不恩。貴之而有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君積厚施。而得衆。遂弒簡公。季氏執魯政。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蒙於主

者至厚也。甚者見弑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忌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嬌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於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則毋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毋以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毋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毋溺情而不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矣。漢文帝則夜收此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吝於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爪牙者則去其羽翼。誠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開。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若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於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

何景明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辨智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

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彌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據。有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覩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據。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覩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語。使人多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胥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籍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脩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

所有。是故秦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敬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闊而情疏。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藉諸侯之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財幣以為居。齎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美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及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于似是而莫能可否。惑于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于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于策士之罪也。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

望嘗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后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所俟而以為厚已。乃奉秦益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后齊姓名勝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共城共地名保一隅之衆。亡五國之師。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譬之五國者。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敵也。齊則地也。此其執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摧而欲異柄之無折。立見其敵之徹而猶希地之不漏。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于利害之遠也。建之幽於共。齊人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此疾勝后之不明。刺賓客之賣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無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

何景明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化。合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窳係也。易曰。天下一致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統於同。夫端委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化。

約而省之以見端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匝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指遠。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以迹固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為同也。堯之禪虞。後世稱焉。子膾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贊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焉。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田嘗弑簡公。則不能辭弑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為賊兄弟。唐太宗弑建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嘗為武王之行。而建成乃管蔡之誅也。故以其

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量車。履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夫解牛於養生相懸也。舞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技焉。意識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窾。繫窾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窾繫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故聖人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

能蓋所從者異路也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一

金集終

